

还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上海第二医学院读书，在三年级的一次见习活动中，见到了一位教授，那不是在课堂听课，而是到上海精神病院去学习。我们这些医疗系的同学对去精神病院见习是有一定的新鲜感，因为那里的病房设施以及病员和老师都与一般医院里所见是明显不同的。

我和两位同学分配到的一位病员是一位教授。据老师介绍，他是华东师范大学的老教授，是因为研究服装问题而发病的。教授认为现代的中国人着装既不能以清代的着装为标准，也不能以盛汉唐朝的服装为样板，研究来研究去没能有个结果，这个纠结的问题使他精神思维走向崩溃。老师告诫我们，最近病情比较稳定，你们不能再向病人问及服装问题，以免引发他的思维紊乱。我们是见习生，按老师的指导去充当一回医生，只是怀着抚慰的情感询问有病的病史。

离开医院以后，思绪还不能移开，我为这

位患精神病的教授深感惋惜，他为研究国人的着装作出了牺牲，离开了成就学生未来的讲台。

在过去的五六十年中，我曾多次忆念这位尚不知其姓名的教授先生。特别是在“文革”年代，那时的所谓“破四旧”之一，就是针对“奇装异服”。有的因裤脚管偏小而被剪掉，有的因皮鞋头脚尖被勒令提着鞋赤脚走在马路上。我虽没有这些着装，但想到国人到底该

忆念一位患精神病的教授

谢丽娟

如何着装才不是奇装异服？那位教授没能研究出成果而患疾，那以后怎么就没有人去研究出个结果呢？

近几年来，我更是多次忆念这位因研究国服而作出牺牲的教授。如今所见之着装已大大超越了所谓“奇装异服”。有人说现在的着装反映了思想大解放。也有从国外回来的朋友说，现在马路上年轻人的打扮好像就是在美国见到的一般。令我感到不解的事例之一是，那年

免有点让人出乎意料。

在上海马路上看惯了触目可见的奔驰、宝马、

奥迪，甚至保时捷、法拉利、兰博基尼，不禁有点感叹“日本人现在怎么这么穷啦”。同去的朋友在日本住过好几年，她却道出原委，她说日本的经济近年来虽然一直不太景气，但



有钱的日本人还是很多的，只是因为日本的马路普遍比较窄，日本人又有很强的环保意识，觉得车能代步就行了，没必要去追求豪华与奢侈，所以即使买得起豪车、大车却很少有人买高档车。

原来如此！我不由回想以前在欧洲游历时，发现在欧洲很多城市的

在日本看车的随想

沈纲

景往往在不经意处。

刚到大阪的第一印象是，在大阪的马路上基本上是日本本土产的丰田、本田，而且都是小型车，和上海满大街的大排量SUV、奔驰、宝马扎堆的现象大相径庭。

据不完全统计，我在大阪逗留的近一个星期中，总共只看到了两辆宝马，两辆奔驰，一辆Q7，一辆路虎，还在下榻的饭店门口看到过一辆劳斯莱斯，这不禁让我有点吃惊了，虽说日本经济近年来一直不景气，但大阪的豪车如此之少也未

总觉得最合适去日本的时间是在每年樱花盛开的季节，所以在今年的三月底，我如愿来到了日本。往年的这个时候，正是日本樱花盛开的最好时节，但是因为今年的天气太冷了，大阪、京都的樱花都刚刚开始有花苞，盛开还需时日，不过在大阪城公园里，我却看到了从未看到过的最多、最美的梅花。

我来到大阪城公园的那天，只见梅林中，九重梅、绿萼梅、三角梅等各种梅花正开得异常灿烂，一阵微风吹过，漫天的花瓣飞舞，正是“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其实，旅行和人生一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最美的风

天台山碧玉连环，山谷幽邃、溪流潺潺，树木葱茏，四季云雾缭绕。天台建县近1800年，因境内的天台山而得名。天台的名山名水名茶名寺串联起来，形成了一条幽、秀、奇、清、润、朴的茶乡古道，为中华旅游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天台山素有“佛宗道源天台山、帝苑仙浆云雾茶”之誉。佛教源自印度，东汉永平年间传入我国。陈隋年间，智者大师率众弟子在天台山讲经弘法时，倡导戒酒饮茶，坐禅论道，从此僧人就在寺院周围开始人工种植茶叶。

东汉时，著名道家葛玄上天台山拜左慈为师学道，曾在华顶开辟茶园。华顶归云洞前的“葛玄茗圃”成为“江南茶祖”。

我国茶种远播海外源头之一的天台山，亦有“韩日茶源”之称。唐贞元二十年(804年)，日本高僧最澄上天台山

每次看儿子的作业本，我都难免心生不争之怒。“怎么上到四年级，字也没个正型？像‘鬼画符’一样。”儿子不服气地与我争辩，“我写得不错了，你写个我瞧瞧。”看来，我不拿出点看家本领，这小子还以为他娘是个整日只知柴米油盐的主妇。

我将儿子写的字誉到一张白纸上，重抄了一遍。字还是那些字，不过翻版再造了一般，有了别一种样子，起承转合，横撇竖捺，虽无当年江湖风采，却也数笔见滔滔。儿子看了有些傻眼，大概没想到，字还可以这么写。

我从小就爱写字。我以为，字写在纸上才像人通了地气，不在纸上的文字就像漂浮在真空的植物，给人一种不真实感。

江南茶祖

陈铭华



天台山云雾茶始于汉，兴于唐，盛于宋，历史悠久，闻名遐迩。此茶沐雨露于千仞，聆梵语于朝夕，纳东海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终成极品。其白毫显露、色泽翠绿的外形与香高持久、浓厚鲜爽的品味，被誉为“佛天雨露、帝苑仙浆”，沏泡一杯云雾茶细品慢嚼，使人通入物我两忘、天人合一之境，引得古今无数文人骚客沉醉其中。



每次看儿子的作业本，我都难免心生不争之怒。“怎么上到四年级，字也没个正型？像‘鬼画符’一样。”儿子不服气地与我争辩，“我写得不错了，你写个我瞧瞧。”看来，我不拿出点看家本领，这小子还以为他娘是个整日只知柴米油盐的主妇。

我将儿子写的字誉到一张白纸上，重抄了一遍。字还是那些字，不过翻版再造了一般，有了别一种样子，起承转合，横撇竖捺，虽无当年江湖风采，却也数笔见滔滔。儿子看了有些傻眼，大概没想到，字还可以这么写。

我从小就爱写字。我以为，字写在纸上才像人通了地气，不在纸上的文字就像漂浮在真空的植物，给人一种不真实感。

手写之美

潘妹苗

摺，可惜成家以后全都丢弃不见了。字如其人，意谓人与字可合二而一，鱼水相融。现在不少人不会写字，自然猜不出他的心。其实，手抄有极大的妙处，既能置物之形，又能输我之心，通过书写描绘心理，以线条来抒发情感心绪的变化。

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

“书之相，旋折进退，威仪神采，笔随意发，既形之心也。”可见书法是无形的“心”，笔毫随写者的意念、感情而动。字既可以“外师造化”，又能“中得我心”。王羲之曰：“把笔抵锋，肇乎本性。”把字品归于一个人的人品，虽有些言过其实，却道出了“习书法”必先“正己身”的道理。

生活应该有柔软的质地，犹如方文山写的《青花瓷》，“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又似小虫的《龙文》，“一弹戏牡丹，一挥万重山，一横长城长，一竖字铿锵。一画蝶成双，一撇鹊桥上，一勾游江南，一点茉莉香。”

汉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好好写字，生活中那一缕提笔悬腕由浓转淡的古典余韵，必从心无杂念气定神闲中得。



福建土楼(钢笔画)

董介吾

大街上也是以小型车为主，近年来很多欧洲人开始选择更环保的轻动力车。

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只有在出产奔驰、宝马的德国才会马路上看到很多好车，这大概是因为，一来很多好车本来就是德国本国出的，一般欧洲人都喜欢选择他们自己国家出产的车；二来德国的高速公路是只设下限而不设上限的，拥有一辆好车能在路上过过瘾车的瘾。

我顿时深有所悟，真正的贵族往往是很低调



元宵灯谜
许传福
面对流言，淡然若无
(电视剧)
昨日谜面：一群姑娘
(上海教视栏目)
谜底：《帮女郎》(注：帮，一群)

的，真正有学问、有本事的人更不会夸夸其谈。

也许一个刚富起来的人或是刚富起来的国家都会经过一个炫富的过程，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考虑什么是真正的富有？或许当我们在上海并不宽敞的马路上不再看到一辆辆的豪车、大车的时候，中国人才是真正地富有起来了。

正如朋友所说的，选择小一点的车型是为了环保的需求，现在几乎每个上海人都在抱怨城市中越来越污浊的空气，越来越灰暗的天空，那么，就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先把我们的轿车换小一点吧。



的教师节，第一个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中国话剧的创始人。真可谓风光占尽，人生绚烂至极。

但是，也就是在他事业的巅峰，他却选择了出家，皈依佛门，让绚丽归于平淡，在繁华之处落寞。出家之后，他秉承佛门古训：不做主持，不开大座，谢绝一切名闻利养，以戒为师，粗茶淡饭，过午不食，过起了清心寡欲的平淡生活。

只有尝尽生活五味，才能体味人生三昧。常人所不能理解，只有大师乐在其中。

我病过，几乎走近死神。当我艰难地站在窗前，看外面蓝天白云和葱葱树木的时候，我想，我可能永远跨不出家门，泪水不由得充盈双眼。

弟弟从老家贵阳赶来，照顾我20多天，买菜、烧饭。他每天把饭菜端到我的床边时，就说：“你需要的是毅力，没有病魔是打不倒的。你蔑视它，它就会离你而去。”

20多天后，我慢慢地可以走动。弟弟也要返回，临别前一天，他专门给我买了两套运动服和一件短袖的运动衫，我明白他的心意：接下来的日子，要靠靠自己锻炼、恢复！

我开始了病后的第一个采访——到大剧院看杨丽萍编导、主演的《云南的响声》。我身体虚弱得冒出冷汗，可我不能离开，因为演出结束后还要到后台给杨丽萍做一个简短的采访。我咬着牙顶到了最后，完成了与杨丽萍简短的对话。很快，推出了“记录命运”的栏目，以自己对生命伤痛的感受去写人物的故事。每一次采访，我为他们的拼搏而感动。我深刻理解他们战胜自我的勇气和毅力！

我以为我好起来了。但很快我发现，我渐渐地发胖，原来医生用的是激素药。弟弟是掺合在饭里让我吃下去的。医生不让我告诉我，怕我拒绝服药。我从87斤猛增至120斤。对一个女性来说，这不亚于病痛的折磨和打击。

我几乎不想见人。一天，王小慧的媒体负责人悄然打来电话，邀请我参加王小慧的活动，我纠结着答应了。活动那天，到场的大多是年轻、苗条的女记者，我黯然自卑。以后，又参加了几次王小慧的活动，看到她的光彩照人，看到她的精力充沛，看到她的自信优雅，我突然

被触动：其实，王小慧何尝不是经历过伤痛的人呢？她那本自传《我的视觉日记》，曾经让多少人为她的命运感慨！相比于她，我这点胖算得了什么？

我想到了父母，想到了远在国外读书的儿子，一旦我真的选择步入天堂，父母的痛会撕心裂肺，儿子也将失去母亲的庇护。我不能这样自私，不能把悲伤留给他们。我应该坚强地活下去。

我决定寻找中医，替代掉激素的西药。但西医的大夫告诉我：“中医是治不好你的病的，只有服用激素药才能控制。”我问：“那会胖成什么样子？”西医无奈地摇摇头：“会胖得路都走不动！”这重重的一击，几乎让我窒息。可在心里告诉自己：不会的，我一定要找到可以让我摆脱激素的中医！

我想起了浦东周浦医院的老中医方厚贤、杨容夫妇，我拨响了他们家的电话，叙述了自己的病情，方厚贤自信的声音传来：“你来一趟，我们亲自看看，我们会帮助你的。”我找到了以方厚贤、杨容名字命名的“老中医工作室”，接下来三个月，我开始服用方厚贤的药方。

我决定春节回去探望，方厚贤换成一套中成药让我带上，我几乎用行李箱的大半箱装药。抵达贵阳家中，父母感慨我还能回去，双眼湿润。他们只字不提一个“胖”字。

激素药慢慢退掉之后，我不再穿XXL的衣服。去年国庆，我坐在乔榛家里，听完他与病魔抗争的故事，我告诉他我也病过，激素药让我胖得极其难堪。乔榛仔细地看看我，对他爱人说：“你看，她也吃苦头了。”然后又对我说：“现在还好，现在还好！”我明白乔榛是给我信心。一场病，让我倍感亲人的关怀，倍感朋友的情谊，倍感寻找到老中医的幸运，倍感自己经历这一切后内心从沮丧、自闭到慢慢坚强的历练。

我庆幸自己活了下来，是的，活着就是胜利！

咸淡自有生活味

黑王辉

人生，难免会有酸甜苦辣咸淡都是生活味。就像弘一法师，生于乱世，一生坎坷。年轻时，就名扬天下，《二十文章惊海内》，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都是开文化艺术先河的人物。鲁迅、郭沫若等人都以拥有他的墨宝为荣。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前驱，对于现代文学艺术以及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他还是中国第一个使用裸体写生的教师，第一个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中国话剧的创始人。真可谓风光占尽，人生绚烂至极。

但是，也就是在他事业的巅峰，他却选择了出家，皈依佛门，让绚丽归于平淡，在繁华之处落寞。出家之后，他秉承佛门古训：不做主持，不开大座，谢绝一切名闻利养，以戒为师，粗茶淡饭，过午不食，过起了清心寡欲的平淡生活。

只有尝尽生活五味，才能体味人生三昧。常人所不能理解，只有大师乐在其中。



活着，就是胜利

李叔同出家后，法号弘一法师，居住在杭州大慈山虎跑寺。一日，好友夏丏尊来访。他以咸菜招待。夏丏尊皱了眉头，说你天天都这样吃吗？弘一法师点点头。夏丏尊说，你不觉得太咸了吗？弘一法师说，咸自有咸的味道。吃完饭后，弘一法师给夏丏尊端来白开水。夏丏尊喝了一口，说味道太淡，有没有好茶叶啊？弘一法师摇摇头，说淡才有淡的好处。